

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理论家 法德拉拉及其思想^{*}

李福泉^{**}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什叶派乌里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Muhammad Hussayn Fadlallah）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中东什叶派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1935年，法德拉拉出生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后以当时著名的宗教学者卡塞姆·胡伊和穆赫辛·哈基姆为导师，完成宗教教育。1966年，法德拉拉来到故乡黎巴嫩，建立宗教学校，培养宗教人才，不少学生后来成为黎巴嫩伊斯兰运动的中坚。在穆萨·萨德尔于1978年神秘消失后，法德拉拉成为黎巴嫩声望最高的什叶派宗教学者。80年代中期以来，他由于被外界视为真主党的精神领袖和代言人，¹而迅速成为一位国际性人物。

法德拉拉是当前中东屈指可数的什叶派伊斯兰思想家。他对伊斯兰文明怀有高度的自信，但对伊斯兰世界的现状却又无比忧虑。他一手拿经典，一边观现实，以理性为手段，积极探索伊斯兰世界和黎巴嫩什叶派的未来发展之路。他继承了穆罕默德·阿布杜强调理性的传统，勇于突破思想的常规，得出异于其他乌里玛的观点^④。在维护伊斯兰根本的前提下，重新解释经训，为穆斯林的政治行动和社会改革提供依据，是他始终努力的方向。与霍梅尼不同，他不是政治家，但他以其思想和威望深刻影响着真主党等黎巴嫩伊斯兰组织，并成为理解当代什叶派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可跨越的人物。

独特的力量观

法德拉拉是第一个详细讨论力量的伊斯兰思想家。完成于1976年的《伊斯兰与力量的逻辑》（*Islam and the Logic of Power*）是其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他指出，谈论力量问题是处境日益艰难的穆

斯林乌玛（ummah）的需要。因为，强大和软弱是决定“被压迫民族”和“傲慢的大国”关系的两个关键因素，而“战争与和平、科学与财富的历史，是强者的历史”。^④他认为，力量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仅仅靠物质力量不足以捍卫一个民族的利益。为了应对大国的压力和外在的挑战，弱小民族需要具备内在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被压迫民族心理上遭到挫败，新殖民主义才被制度化。在他看来，力量能够使人成为自我而非他人，力量使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

依据《古兰经》经文，法德拉拉认为，权力和力量为安拉所喜爱。在安拉的眼中，强大而虔诚的人比弱小而虔诚的人更应受到赞美。穆斯林应该按照《古兰经》的教导，对抗那些威胁其团结和安全的人。人们不仅要用语言，更要用武力“劝善戒恶”。他指出，塔基亚（taqiyyah，意为“掩饰”）原则必须抛弃，因为沉默与服从只是暂时的策略。创造和获得力量是保持乌玛活力的必要条件。^¼穆斯林不仅不应该排斥力量，而是应当寻求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东什叶派问题研究”（09YJC770061）和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伊拉克什叶派问题研究”（09JK215）系列成果之一。

**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

¹ 法德拉拉究竟与真主党为何种关系，向来是富有争议的问题。国内学者往往认为法德拉拉是真主党的精神领袖，国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发表的论著大都持类似观点。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否定了上述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法德拉拉和真主党都始终坚决否认前者是后者的精神领袖。

^④ 他是支持克隆的第一个什叶派宗教学者。

^④ Fouad Ajami, *The Vanished Imam: Musa al-Sadr and the Shia of Lebanon*, I. B. Tauris, 1986, p. 215.

^¼ Ibrahim M. Abu-Rabi,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Islamic Resurgence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 235.

力量，并把其作为寻求解放的前提。他坚信，只要穆斯林抗拒全球霸权的精神不灭，伊斯兰世界将会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法德拉拉极力强调力量的重要性，旨在鼓舞穆斯林的斗志，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反映了他实现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强烈愿望。

现实主义的政治观

与霍梅尼等人一样，建立伊斯兰国家是法德拉拉奋斗的重大目标。但是，面对黎巴嫩多教派并存的复杂现实，法德拉拉不仅明确拒绝伊朗式的群众性大革命，也坚决反对库特卜式的暴力革命路线，而是始终倡导和平渐进的斗争策略，并旗帜鲜明地坚持思想上对伊朗的独立性。

对于作为宗教学者的法德拉拉而言，伊斯兰教是其生命之本和精神归宿，复兴伊斯兰教、重现乌玛的光辉是其心中的神圣使命。他相信，建立伊斯兰国家是化解黎巴嫩既存政治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只有在伊斯兰国家内，所有黎巴嫩人才可能和睦共处。然而，他清醒地意识到，由于黎巴嫩存在多个教派，这一目标不可能立即实现。法德拉拉认为，黎巴嫩穆斯林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首要障碍。倘若非穆斯林实现团结，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便无法赢得多数人的赞同。他强调，为了把逊尼派包容在内，将来建立的伊斯兰国家应与伊朗有明显区别。法德拉拉主张，必须与基督徒和逊尼派进行对话，以消除其各种顾虑。他公开宣称，“黎巴嫩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生活的国家，任何一方都无法驱逐对方”。¹ 他身体力行，成为当前黎巴嫩教派对话最活跃的推动者。

对于如何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一关键问题，法德拉拉强调，黎巴嫩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摒弃暴力，而以渐进和平的策略实现最终的目标。其具体做法是通过长期而耐心的宣传，对民众进行广泛而细致的教育，首先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最后促使大多数人接受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正由于此，在内战于1990年结束后，法德拉拉力促真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加入政治进程，实现伊斯兰运动的“黎巴嫩化”。他认为，“伊斯兰运动应该审视黎巴嫩的客观形势和特殊国情，考虑黎巴嫩教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各教派对所处环境的看法，而后在此框架内制定自己的策略”。^④ 他反复强调，由于有不

同的国情，黎巴嫩国内的伊斯兰运动必然与其他国家（指伊朗）有所不同。因此，他曾拒绝接受伊朗提出的推翻现政权的要求。虽然他也支持输出伊朗革命，然而他认为，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黎巴嫩目前还远远不具备伊斯兰统治的条件。面对伊朗的压力，他公开表示，黎巴嫩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任何办法都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鉴于当前无法建立伊斯兰国家，法德拉拉针对内战后的黎巴嫩又提出了“人道国家”（Human State）^⑤ 的设想。他认为，人道国家将保证个人自由，实行政治多元，取消教派分权制。而人道国家是现存条件下的合理选择，是迈向伊斯兰国家的过渡阶段。法德拉拉的政治观，反映了其思想的灵活性。

激进的反以、反美思想

法德拉拉在国内问题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对以色列则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始终坚持不妥协的反以立场，彻底否认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他认为，按伊斯兰的观点，以色列根本无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因为安拉的意旨不可违逆，即偷盗和霸占属非法行为，而以色列正是建立在剥夺和劫掠的基础之上。因此，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能赋予以色列合法性。法德拉拉指出，反对以色列的理由不在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存在冲突，问题的实质在于非正义，即以色列人“篡夺”了巴勒斯坦人应有的权益。因此，“即便犹太人突然间成为穆斯林，我们依然要求他们离开被霸占的巴勒斯坦”。“我们作为穆斯林，若想保持自己的伊玛尼（信仰），就一刻也不能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这就如同我们无法认为饮酒和通奸合法一样”。^⑥

法德拉拉列出了以色列的三大罪状。首先，以色列夺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这是其不可宽恕的“原罪”。其次，以色列本质上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与其不可能实现和平。其三，以色列与美帝国

¹ Martin Kramer, "The Oracle of Hizballah: Sayyid Muhammad Husayn Fadlallah", in R. Scott Appleby ed., *Spoken for the Despised: Fundamentalist Leaders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126.

^④ Muhammad Hussayn Fadlallah, "Islamic Un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1, 1995, p. 67.

^⑤ Jamal Sankari, *Fadlallah: The Making of a Radical Shi'ite Leader*, Saqi Books, 2005, pp. 238-241.

^⑥ Martin Kramer, op. cit., p. 115.

主义互相合作，在中东地区扩张。因此，对以色列的唯一回应便是号召对其发动圣战。他认为，与以色列谈判等于承认其合法性，因而必须予以反对，抵抗是结束以色列侵略的唯一有效方式。他认为，以色列作为国家必须从地图上消失。在以色列灭亡后，原来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继续存在，而来自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必须离开。¹ 法德拉拉对以色列的激进立场，一定程度上是深受战争之苦的黎巴嫩什叶派对以色列不满与愤怒的反映。

法德拉拉不仅敌视以色列，也反对支持它的美国。他强烈抨击美国的中东政策，宣称其为了获取石油，为了保证以色列安全，不惜违背正义践踏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权益。他指出，美国应为巴勒斯坦日益恶化的局势负责。由于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法德拉拉反对美国发起和主导下的任何中东和平谈判。对美国先后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他也坚决予以反对。法德拉拉曾发布多个法特瓦，明确禁止穆斯林以任何方式协助美国侵略穆斯林国家，呼吁抵制美国商品。^④

不过，法德拉拉虽然坚决反对美国主导的西方化，但不反对西方文明。^④ 相反，他认为，穆斯林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有益的文化。而且，他强调，穆斯林反对的是美国政府，而非美国人民，穆斯林愿意与其和平共处。

富有争议的暴力观

在黎巴嫩政治和巴以冲突中，暴力扮演着重要角色。法德拉拉对暴力的看法，成为其思想中最富争议的部分。如上文所言，法德拉拉反对以暴力方式建立伊斯兰国家，却支持以暴力回应以色列和西方的侵略。他认为，黎巴嫩和中东存在的穆斯林暴力不是来自某种思想观念，而是产生自西方大国压迫而造成的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面对大国的侵略和压迫，暴力是穆斯林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是其迫不得已的行为。^¼

法德拉拉原则上对黎巴嫩境内针对以色列、美国和法国的自杀式袭击持支持态度。他认为，鉴于以、美的强大以及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弱小，使用非常规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不仅是一种需要，甚至是一种义务。^½ 他指出，自杀式袭击的前提是必须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他甚至为此提出了“一比十”的标准。但是，法德拉拉同时强调，自杀式

袭击绝对不得以平民为目标。因此，当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他公开谴责这种有违教法的行动。不过，他认为，针对以色列的行动与九一一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在巴勒斯坦，每一个犹太人都都是巴勒斯坦土地的占有者，因此都是合法的袭击目标。由于以色列拥有最先进的武器，享有绝对的优势，并以此践踏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法德拉拉支持巴勒斯坦人采取可能的一切方式打击以色列人。对于巴勒斯坦出现的女性充当人体炸弹的现象，法德拉拉明确表示支持。他称赞她们为“将创造新的历史的英雄”。^¾ 鉴于法德拉拉对自杀式袭击的态度，美以指责他在支持恐怖主义。

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黎巴嫩发生了多起什叶派绑架法、美、英、德等国公民的事件。对这种行为法德拉拉则明确表示反对。^⑧ 他认为，绑架人质既不人道，也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导。法德拉拉以《古兰经》经文^(t)为依据，认为无辜的外国人不应该为其政府的罪行负责。他尤其憎恨绑架记者的行为。法德拉拉指出，绑架人质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伊斯兰教的形象。但是，由于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他又从未发布“法特瓦”^(t)，禁止这种行为。¹⁰

开明的妇女观

法德拉拉曾撰写了题为《伊斯兰的妇女观》

¹ Martin Kramer op. cit., p. 117.

^④ Janal Sankari op. cit., pp. 275- 277.

^④ Muhammad Hussayn Fadlallah, “The Palestinians, the Shi’a and South Lebano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2, 1987, pp. 3- 10.

^¼ Ibrahim M. Abu- Rabi op. cit., p. 236.

^½ Martin Kramer op. cit., p. 119.

^¾ Janal Sankari op. cit., p. 270.

^⑧ Martin Kramer op. cit., p. 138.

^(t) “一个负罪者，不再负别人的罪；一个负重罪者，如果叫别人来替他服罪，那末，别人虽是他的近亲，也不能替他担负一丝毫”。马坚译：《古兰经》（35：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

^④ 法特瓦，阿拉伯语音译，伊斯兰教法用语，意为“法律意见”，指伊斯兰权威教法学家或教法说明官就新生的或有争议的教法疑难问题作出的命令、禁止或许可的意见。它通常以文告的形式公之于众。

¹⁰ 部分黎巴嫩什叶派支持这种做法，而霍梅尼也没有发布法特瓦予以禁止。See Martin Kramer “The Moral Logic of Hizbullah”, in Walter Reich ed.,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Ideologies Theologies States of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6.

(Islamic Views about Women) 一书, 专门对此进行讨论。与那些保守的乌里玛不同, 法德拉拉尊重妇女, 信任妇女, 主张妇女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坚决反对那些贬低妇女, 认为妇女的智商或能力只有男人二分之一的说法。他认为, 只要条件具备, 允许妇女发挥自身潜力, 他们同样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他甚至认为, 妇女可以成为什叶派宗教领袖——效仿渊源。他支持妇女享有完全的政治参与权, 她们既有权投票, 又可以担任行政职务。法德拉拉认为, 只要妻子尽到家庭责任, 丈夫便无权干涉其参加正当的社会活动。法德拉拉甚至撰文宣称, 传统的穆斯林婚姻对妇女就如同监狱。他责问道, 面对这般非人道的待遇, 为何妇女还应该结婚?¹ 在他看来, 丈夫和妻子的不平等关系已严重违背了《古兰经》的教导。

计划生育和堕胎在穆斯林世界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 而法德拉拉在此方面的看法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 控制生育完全符合教法, 妇女有权进行节育, 即便这违背了丈夫的意愿。许多教法学家反对以任何理由堕胎, 然而, 法德拉拉主张, 如果怀孕威胁到妇女的生命或者妇女因强奸而怀孕, 她都有权堕胎。^④ 对于家族男性成员杀害被控通奸的未婚女性的行为, 法德拉拉予以强烈谴责。他认为, 这种以维护家族声誉为借口的做法, 不但使女性承担了发生非法性行为的全部责任, 而且严重违背了伊斯兰教法, 它是沿袭自偶像崇拜的部落时代的愚昧行径。^(四)

可见, 与哈桑·图拉比一样, 法德拉拉也在积极倡导解放妇女的思想。由于其开明的妇女观, 他受到了黎巴嫩各阶层妇女的欢迎和拥戴。可以说, 他是中东乌里玛中为妇女争取权益的先锋, 是真正捍卫妇女权利的教法学家。

有关效仿渊源的改革思想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 效仿渊源在什叶派宗教领域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然而, 效仿渊源的产生却长期处于无序状态, 缺乏选择或任命的程序, 而且, 其具体职能也处于模糊不清的境地, 没有明确的界定。针对此情况,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伊朗宗教和世俗知识分子就效仿渊源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等问题专门进行了探讨。而伊拉克著名什叶派宗教学者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则在理论

方面对效仿渊源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1/2}。以成为效仿渊源为个人重要目标的法德拉拉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想。

首先, 法德拉拉强调效仿渊源的政治性和全面性。他认为, 由于时代的变化, 效仿渊源的视野不应局限于宗教, 他应熟知社会现状, 了解世界局势。他不仅要有关教法的问题发布法特瓦, 也要对关系伊斯兰教命运的所有事情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干预政治事务、捍卫穆斯林大众的利益是其不可推卸的使命。因此, 与霍梅尼一样, 法德拉拉反对什叶派乌里玛远离政治生活的做法。法德拉拉由此提出了“全面的效仿渊源”的概念。即就是, 效仿渊源应该在理论上解决当代各种复杂而紧迫的社会问题, 他应当给包括什叶派在内的所有穆斯林提供合理的指导。然而, 法德拉拉又指出, 效仿渊源不应成为任何组织的成员或者领导人, 若然如此, 他必定会受制于这一组织的思想主张和意识形态, 而使其独立地位受到损害。

其次, 法德拉拉提出教皇式效仿渊源的设想。19 世纪中期以来, 什叶派中多次出现多个效仿渊源并存的局面。^{1/2} 法德拉拉认为, 由于当前什叶派所面对的是全球性的挑战, 地方性的效仿渊源已经无法处理事关整个穆斯林世界发展的问题。而且, 领导权的多样性已成为穆斯林统一行动的障碍。因此, 法德拉拉设想出现建立下属机构、拥有永久总部的效仿渊源。其下设的相关机构负责收集前任效仿渊源的所有教法裁决, 以便于继任者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他不应该停留于总部, 而应巡游世界各地, 开阔自己的眼界, 为人民利益代言。在他之下应设立各种专业部门, 其首要职责是收集和分析各种信息, 撰写相应的报告, 对其提供协助。而且, 他将向各国派出代表, 他们肩负大使一样的职责。

¹ Talib Aziz, "Fadallah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rja'iyah", in Linda S. Walbridge ed., *The Most Learned of Sh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09.

^④ Ibid., p. 210.

^(四) Jamal Sankari op. cit., p. 140.

^{1/2} Chibli Mallat *The Renewal of Islamic Law: Muhammad Baqer as-Sadr, Najaf, and the Shi'i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0-75.

^{1/2} 按照学者贾巴尔的统计, 自 1845 年哈桑·纳杰斐成为效仿渊源到 1995 年, 什叶派世界存在多个效仿渊源的时间为 67 年, 只有唯一效仿渊源的时间为 85 年, 而自 1960 年起, 大部分时间为多个效仿渊源并存。See Faleh A. Jabar *The Shi'ite Movement in Iraq* Saqi Books, 2003, pp. 173-176.

法德拉拉明确把这种类型的效仿渊源与天主教教皇进行类比, 试图使其具有教皇的职能和权威。¹

最后, 法德拉拉主张效仿渊源和最高领袖(教法学家)不能由一人兼任。法德拉拉虽然赞同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 但他认为, 效仿渊源和领袖不能是同一个人。在他看来, 领袖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享有政治权威, 因此伊斯兰世界可以有多个领袖。而效仿渊源是整个什叶派世界的宗教权威, 其影响应当跨越国界, 这就如同教皇的权威不局限于罗马或意大利一样。因此, 法德拉拉反对将效仿渊源纳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他认为, 若然如此, 伊朗政府将只顾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和限制效仿渊源的功能。^④基于此, 法德拉拉不支持伊朗领袖哈梅内伊成为效仿渊源, 因为这直接违背了他提出的两者不能合二为一的原则。

法德拉拉有关效仿渊源的思想, 与什叶派宗教传统迥然不同。其目的是试图把效仿渊源制度化和政治化, 以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这种教皇式效仿渊源的设想, 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结 语

法德拉拉视野开阔, 思想独特, 富有创新精神。什叶派的宗教文化背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困境以及黎巴嫩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 决定了法德拉拉的思想取向和价值判断。总体来看, 其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坚持传统和现代相平衡的原则, 既不固守传统, 又不曲意迎合现代, 而是积极寻求一种伊斯兰中正之道。经训是根本, 现实是依据, 理性是手段, 是他进行宗教阐释的基本方法。正如贾迈勒·萨卡里所言, 法德拉拉既是理性主义的宗教学者, 也是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④二是坚持黎巴嫩本位和思想自主。1979年以来, 伊朗借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势, 对其他国家的什叶派构成强大的思想压力。但是, 法德拉拉立足黎巴嫩现实, 进行独立思考, 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伊斯兰运动发展之路。三是强硬反对以色列。反以几乎是中东伊斯兰思想家的共同特点, 但法德拉拉的立场更坚决, 更彻底。这既是其泛伊斯兰意识的体现, 也是黎巴嫩什叶派仇以思想的集中反映。四是

带有鲜明的什叶派色彩。与哈桑·班纳、库特卜和图拉比等人明确拒绝乌里玛的政治权威不同^⅔, 法德拉拉强调乌里玛的政治作用, 把他们置于穆斯林领袖的地位, 而这一点与霍梅尼完全一致。正由于此, 法德拉拉试图改革什叶派宗教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效仿渊源的社会和政治作用。

20世纪以来, 如何回应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挑战, 已成为穆斯林思想家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作为宗教学者, 法德拉拉坚决反对西方化, 但不拒绝现代化。法德拉拉的思想就其实质而言, 本身是对穆斯林现代化的一种积极探索。法德拉拉清醒地认识到, 弥漫于全球的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教构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因此, 他立足传统, 批判西方现代性, 反驳西方代表现代化唯一模式的论调。在对西方文化霸权时刻保持警惕的同时, 他坚守思想的独立, 试图改变穆斯林对西方文化的心里依从。就此而言, 他与逊尼派伊斯兰思想家图拉比高度一致。因此, 《外交》杂志把他们两人并称为当前“伊斯兰思想运动中最重要领袖”^⅔。

法德拉拉不是书斋中的学者, 相反, 他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始终密切关注着外在世界的变化。他频频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 多次就重要问题发布法特瓦, 还不时接见真主党领导人。早在1997年, 他便开办了个人网站, 使其成为与民众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他还建立了10所学校、8个伊斯兰中心和6个孤儿院。^⅔法德拉拉以其思想和活动表明, 什叶派乌里玛决非顽固不化、保守落伍, 而是具有极强的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是什叶派大众当之无愧的领袖。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¹ Martin Kramer op. cit., p. 165.

^④ Talib Aziz op. cit., p. 213.

^④ Jamal Sankari op. cit., p. 261.

^⅔ G. P. Makris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Black Publishing Ltd, p. 224.

^⅔ Judith Mill “Faces of Fundamentalism: Hassan al-Turabi and Muhammad Fadallah”,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1994, p. 126.

^⅔ 参见其个人网站, <http://www.bayynat.org.lb>.